

指文® 战争艺术 / 013

Wars
The Wars of
Alexander's Successors

[英] 鲍勃·本尼特(Bob Bennett)
[英] 麦克·罗伯茨 (Mike Roberts) 著
张晓媛 译

亚历山大 继业者战争

下卷
(全2卷)

军队、战术与战斗
公元前323年—公元前281年
Armies, Tactics and Battles
323-281 BC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指文® 战争艺术 / 013

亚历山大继业者战争 (全2卷)

下卷：军队、战术与战斗

公元前 323 年—公元前 281 年

[英]鲍勃·本尼特(Bob Bennett) / [英]麦克·罗伯茨 (Mike Roberts) 著
张晓媛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历山大继业者战争：全2卷 / (英) 鲍勃·本尼特 (Bob Bennett), (英) 麦克·罗伯茨 (Mike Roberts) 著；张晓媛译.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11
书名原文：The Wars of Alexander's Successors
ISBN 978-7-5594-4173-7

I. ①亚… II. ①鲍… ②麦… ③张… III. ①战争史—古希腊 IV. ①E54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45316号

THE WARS OF ALEXANDER'S SUCCESSORS by BOB BENNETT AND MIKE ROBERTS
Copyright:©2008,2009 by Pen & Sword Books Limit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n & Sword Books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9 ChongQing Zve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9)第026、027号

亚历山大继业者战争：全2卷

[英] 鲍勃·本尼特 (Bob Bennett) / [英] 麦克·罗伯茨 (Mike Roberts) 著 张晓媛 译

责任编辑 王青

特约编辑 刘博予

装帧设计 周杰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516千字

版 次 2019年11月第1版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417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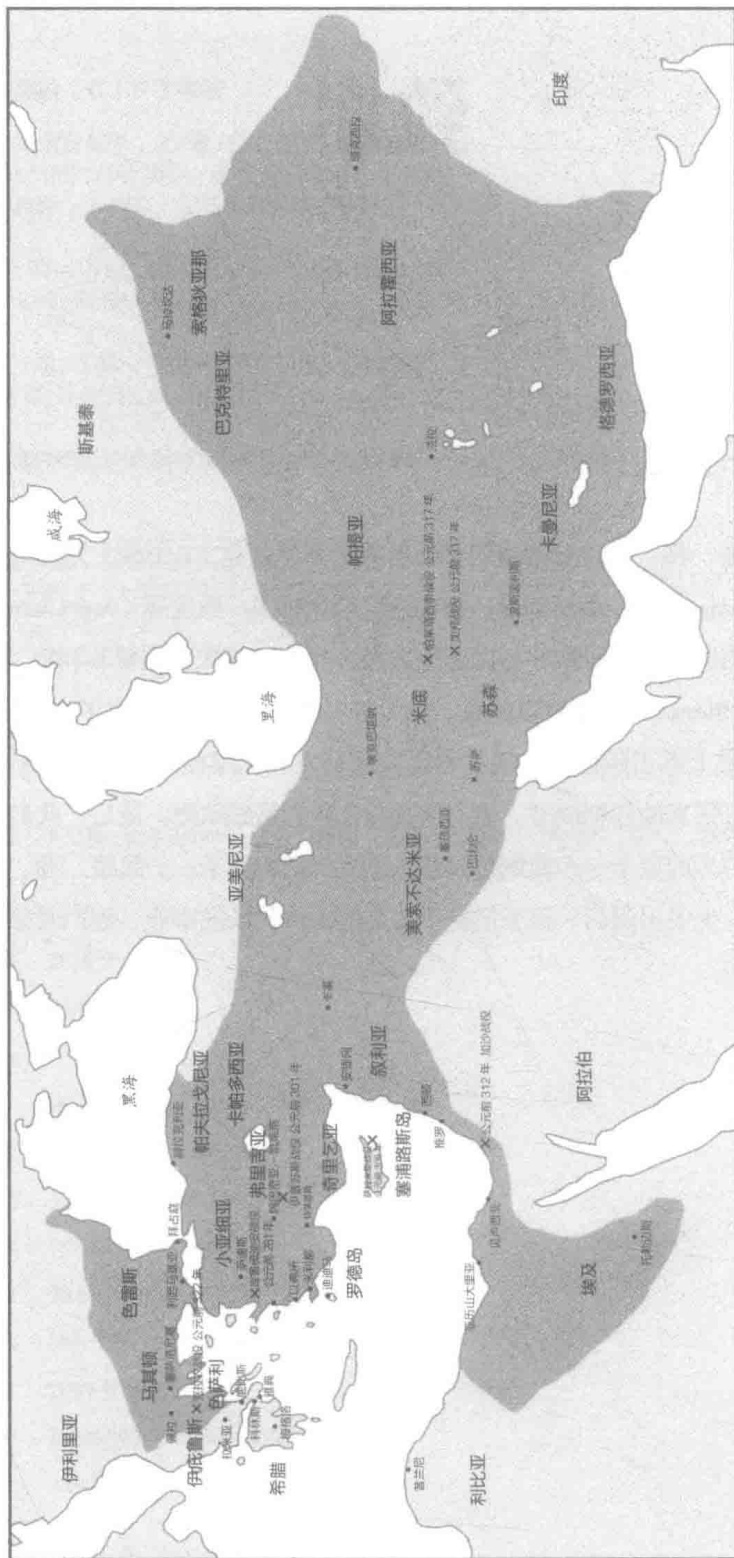
定 价 13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致谢

与上卷一样，我们要感谢鲍勃的已故老师波拉克（Polack）先生对波里内乌斯（Polynaesus）作品的翻译。我们还要感谢杰夫·钱皮恩（Jeff Champion），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才得以出版本书。我们要再次对编辑菲利普·希德内尔（Philip Sidnell）先生致以谢意，他为本书的策划和构思提出了宝贵建议。

自本书上卷出版以来，我常常受到朋友和同事的鼓励。他们不但购买此书，而且还真的仔细读过。他们的赞美让我们倍感欣慰。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二人的妻子——简妮特和苏，还有我们的孩子——凯蒂、乔、菲利普与史蒂夫。上卷出版后，孩子们终于认真地看待父亲的事业，他们对此的兴趣也日渐浓厚。



继业者战争示意图

前言

世界步入现代之前，军备和军事组织的变革速度十分缓慢。以往的迟缓与今天的日新月异，正是我们定义古代与现代差别的特点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代的人未曾深入思考并努力改变他们的军事体系。相反，学界常常为古希腊人的机智敏捷以及他们创造的先进技术感到惊奇。本书研究的重点是希腊化时代的将军、统治者和国王，这些人往往善于思考，敏于接纳与适应。在这个时代，对抗象军的陷阱、大型攻城器械以及用于攻击敌方战船的火罐，都陆续登上历史舞台，展现出惊人威力。在《亚历山大继业者战争》上卷中，我们已经提出，今人能够轻易地用 21 世纪的头脑来理解继业者的政治动机、政治策略以及未来愿景，却很难把握亚历山大本人。将军们的战术和决策，多少与我们熟悉的现代战争原则接近。我们在观察他们的行动时，并不会感到古怪。

尽管在古代，各种事物发展的速度都很慢，但比起此前的几百年，公元前 4 世纪的军事发展可谓迅速。希腊世界的战争从单一的重装步兵对决，变成多兵种协同作战。希腊人在不同种类战术计划中，部署有多种类别的战士。这一时期，战争规模也在扩大。一方面，军队人数显著增多；另一方面，卷入战争的地域越来越广。亚历山大的继业者都生于那个世纪，他们推进了变革，其自身也是变革的产物。但这种军事变革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有限度的调整，而非彻底革命。因此，在我们看到的故事里，这些英雄的征战仍然是传统战争模式的延续。

长久以来，古代战争故事一直是一个饱受瞩目且久经学者与文人雕琢的领域。当我们翻找相关书籍的时候，不难发现华丽的彩色插图或是能展开成小

桌般大小的精细地图。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作品的影响下，古代战争史事及其反映出的尚武精神，早已牢牢地印刻在我们生长的环境中。然而，尽管古今著述不乏精妙绝伦之作，但亚历山大的继业者所占分量实在太轻。一部古代战史充其量给这段历史短短一节的笔墨，而更常见的做法是将其塞进有关亚历山大的章节里，或把这个时代作为罗马崛起前的背景稍加介绍。

我们或许并不该为此感到惊讶。早在哈德良^①时代，当时的“古人”在追溯往昔时，已经有了足够多关于历史上伟大战事的谈资。^[1]公元2世纪，在地中海世界，大多数识字的人都对希罗多德记载的波斯战争、伯里克利的雅典、亚历山大的征战以及西塞罗见证的罗马有所了解。他们知道，希腊人以及后继的罗马人，在数百年前就将地中海文明推至顶峰。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在浩如烟海的古代世界故事中，只有这些内容遗存到后世，所以才被后人如此重视。真正的逻辑应当是：正因为它们如此重要，所以能够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亚历山大身后那40年时光，从来未能与其他辉煌时代并举。时至今日，人们对这一时期的评价仍然如此。不过，大多数有价值且有趣的研究，往往会着眼于那些不遵常例的东西。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到，西塞罗对卡山德（Cassander）支持的雅典统治者、托勒密朝中的饱学之士——法莱卢的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 of Phalerum）抱有浓厚兴趣。伟大的西塞罗在作品中多次提到这个人物。

当我们仔细分析希腊化时代，尤其是其后期的军事问题时，往往会看到希腊化世界的国度正酝酿着与新生力量罗马的冲突。广受后人尊敬的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在描述这段历史时，给出了颇为可靠的证据。至于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编年史作家，他们虽然以记载当时继业者的活动为主业，但其作品的文学质量和可靠性都不及波利比乌斯。这并不奇怪。若一个作家仅仅是对早期史料进行简单抄写，而不用自己的智慧对其内容进行分析，他的作品质量可想而知。不过，虽然这一时代留给后世的史料在文本上颇多可疑之处，普鲁

^① 译注：Hadrian，罗马帝国皇帝，117—138年在位，是罗马帝国五贤帝之一。

塔克等作家也对军事不感兴趣，但这样一来也不乏好处——至少这一时期不会像其他时代那样留下许多混乱的记录。自公元前 301 年起，记载亚历山大继业者军事活动的史料逐渐变得稀少，这些人戎马生涯的后半部分，仅有少量文字留存到后世。不过，公元前 4 世纪还是留下不少有用文献，很少出现严重空白。不管是规模浩大的主要战役，还是诸如托勒密的昔兰尼（Cyrene）战争或安提柯与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 Poliorcetes）的纳巴泰（Nabataea）之战等次要事件，都留下了可供探究的史料。

我们参考的主要文献来自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而他运用的史料则大多源于希洛尼摩斯（Hieronymus）。此人是欧迈尼斯麾下海军将领，也许与欧迈尼斯有血缘关系。可以肯定的是，他与欧迈尼斯一样，都是卡迪亚人，祖辈可能与安提柯有关系。在漫长的一生中，希洛尼摩斯总是身处权力中心附近，这意味着他能够接触更多准确信息。因此，一般认为，狄奥多罗斯的记载比较可靠。例如，在关于帕莱塔西奈（Paraetacene）战役和加邦（Gabene）战役的记载中，狄奥多罗斯不仅详细列出军队类型和战略部署，还展示了指挥官战前制订计划的详情。希洛尼摩斯更重要的优点是，他的文笔朴实无华，不会让我们陷于华丽修辞造成的困惑。在他的笔下，我们很少见到诸如“成千上万的人”这样模糊的表达。这种说法多是吹嘘己方战力的言辞，并不能真正反映战场实情。狄奥多罗斯对军队规模、具体兵种以及伤亡情况的描述总能令人信服。虽然他笔下也会出现规模巨大的军队，但参考赞助军队之人的财富或政治地位，他的说法仍旧可信。例如，亚历山大远征军的规模就十分庞大，入侵印度时其兵力甚至超过 100000 人。此时，亚历山大已经获得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留下的帝国资源，完全有能力动员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这并非出于夸张。

然而，尽管不缺资料来源，但现代作家中很少有人愿意仔细研究继业者战争。人们观察这一时代总有看“畸形秀”的心理——象军的运用以及攻城器械和大规模战船的建造，都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患了巨人症的时代。的确，继业者逐渐对三桨座战船和四桨座战船失去兴趣，开始在地中海上建造更大的战船。而仅仅在不久前的亚历山大时代，三桨座战船和四桨座战船还是地中海舰队的典型装备。人们把这一时代的过度膨胀看作衰颓的表征。正如此时的艺术形式

一样，军事膨胀被当作古典文明在公元前5世纪达到顶峰后的骤然跌落。这种说法虽然不能揭示历史的全部真相，但仍有一定道理。安提柯之子德米特里乌斯陶醉于自己的“围城者”之名，每一次围城都似乎要与自己以往的丰功伟绩一决高下。他建造的攻城机器越来越大，但其性能却没有随着体积增大而提高。然而，仅仅凭这些，就认定这群在亚历山大去世后才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没有担负起古典文明的重托，实在是太苛刻。

继业者战争是一个微妙的故事。放眼看去，战场上充满智慧与原始力量的对决。对于将领们而言，情报无疑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占有准确情报，往往是获得成功的基石。达弥斯（Damis）在梅格洛城（Megalopolis）为象军所设的陷阱，就是很好的例证。话说回来，奥德修斯固然深受后人敬仰，但阿喀琉斯也吸引了亚历山大等后来者的目光。这两个榜样实际上并无冲突。^①在亚历山大的继业者中，欧迈尼斯是最“狡猾”的一位，但他也曾在继业者战争初期的一次战役中，亲手杀死奈奥普托勒姆斯（Neoptolemus）。皮洛士（Pyrrhus）以对军事问题的精深研究著称，据说他是首个把战役中的防御型扎营方法定为制度的统帅。但是，他同样也因公元前289年与“围城者”德米特里乌斯麾下猛将潘陶库斯（Pantauchus）的决斗而广受赞誉。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潘陶库斯是德米特里乌斯最勇武的一位部将，而年轻的伊庇鲁斯（Epirus）国王以荷马风格的战斗方式击败了他——首先投掷长矛，随后进行持剑近战对决。^[2]

在本书上卷中，我们已经按照年序叙述继业者的活动。现在，我们将更细致地按照主题讲述这几十年间的战略和战术。不过，我们仍然需要提到这一时代的历史背景。希腊化时代的军事发展，离不开腓力与亚历山大的军事改革基础。

从腓力去世到公元前323年巴比伦的那个夏天，亚历山大总共有13年的

^① 译注：奥德修斯是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在特洛伊战争后漂泊于地中海，历经十载光阴才终归故土。在西方文化中，奥德修斯往往被看作凡人运用智慧的代表。作为凡人，他没有不死之躯，但他可以用计谋一次次脱困，打败天神与仙妖。阿喀琉斯则是荷马另一部史诗《伊利亚特》的主角，是力量、勇敢与慨然赴死精神的象征。作者在此处以奥德修斯代表智慧，以阿喀琉斯代表勇猛。

时间担任马其顿国王。在他的统治下，马其顿祖祖辈辈对巴尔干半岛和希腊的野心终于实现。随后，亚历山大在伊利里亚（Illyria）奋勇平敌，又在多瑙河（Danube River）上与凯尔特人（Celts）对决，将古老的底比斯（Thebes）城夷为平地。接下来上演的，就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征战。亚历山大仅仅花了几年时间，就粉碎了庞大的波斯帝国。在此期间，他所用的军队仍然是父亲腓力创建的，指挥部队的军官也都是旧朝老将。亚历山大及其官兵在远征途中遇到各种困难。希腊雇佣兵、效忠于大流士三世的伊朗和安纳托利亚（Anatolia）骑兵以及机动性极强的游牧部族弓骑兵，都给马其顿人带来不少麻烦。但亚历山大军队还是凭借精良的装备和贤明的领导，挺过一次又一次挑战，带着胜利一路向东。在印度，波鲁斯（Porus）派出数百头大象对付亚历山大。这些前所未有的巨兽，让马其顿士兵惊惧万分。他们在仓皇间奋力砍断大象的腿，又或者砍下它们的鼻子，使痛苦的大象逃离战场。虽然远征军最后还是在希达斯皮斯战役赢得最终胜利，但印度让他们付出惨重代价。其实，印度军队本就不算强大，而看起来威势震天的象军，更是其中表现最糟糕的部队。此后不久，亚历山大发现军心已然涣散，再难以为继。马其顿人纷纷拒绝跟随国王，拒绝继续为他那不切实际的梦想卖命。南亚雨季分外难熬，持续数周的潮湿使官兵的衣物开始腐烂。毒蛇频繁出没，伤人无数。但最终摧垮军心的，还是一个有关敌人的谣言——传说恒河之畔的王国拥有4000头大象。最终，马其顿军队在比阿斯河（Beas river）畔留下一座神庙，以纪念他们到达的最远之处，然后转身西归。伟大征服者的梦想，最终还是没能实现。

这场长途冒险在公元前323年的幼发拉底河畔结束。亚历山大麾下将领此时面临一个巨大难题：国王去世前并未指定继承人，帝国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地位显赫的官员在巴比伦展开长时间争执，其中一些人会在未来几十年站在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托勒密（Ptolemy Soter）继承埃及法老的地盘，塞琉古（Seleucus）接手波斯帝国的遗珍，安提柯的后代把持着马其顿。而利西马科斯（Lysimachus）和卡山德之辈，则在一展身手之后黯然离场，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遗产。佩尔狄卡斯（Perdiccas）、克拉特鲁斯（Craterus）、列奥纳托斯（Leonnatus）、欧迈尼斯、培松（Pithon）、阿桑德（Asander）、克利图斯（Cleitus）以及朴塞斯塔斯（Peucestas）等人的事业太短，以长时

段的眼光来看，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在亚历山大刚刚去世的几年里，他们是这场战争的主角。

这些人的身份背景和年龄并不相同，其中一些是希腊人，可能来自遥远的色雷斯（Thracian）半岛或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半岛，还有一些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如伊庇鲁斯王国。波利伯孔（Polyperchon）与安提柯在当时都不再年轻，而安提帕特（Antipater）已是垂垂暮年。不过，这群人中的大多数还是马其顿人，而且年龄也与亚历山大本人大致相仿。稍微年长一些的人，如克拉特鲁斯、欧迈尼斯以及佩尔狄卡斯（佩尔狄卡斯的情况并不确切，其大致年龄可从他在腓力时代的活动推算得知），此时都才刚刚迈入中年，还十分健康，且活力四射。在这群最早的继业者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曾是亚历山大的同学和童年玩伴。亚历山大去世之时，他才30岁左右。大多数人在很年轻的时候离开欧洲，他们的青春写满有关行军、战斗与统治的回忆，虽然艰苦异常，但也激动人心。亚里士多德派出自己的侄子去陪伴他的学生，但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在军队中是否还是一个哲人，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公元前323年，骤然失去领袖的继业者发现，不管是在马其顿还是在弗里吉亚（Phrygia），抑或是旁遮普（Punjab）和巴比伦，真正塑造世界的力量乃是最普通的士兵。

本书首章将描述亚历山大去世后的几年里继业者军队与武器的情况，并介绍当时主要军事思想。他们的战术思想源自马其顿传统，也结合了希腊和波斯的战术。步兵与骑兵结合作战是腓力二世的创举，亚历山大完善了这一模式。在继业者战争的几十年间，这一模式被发扬光大，具体到各个阵营的军队又各有不同，明显带有指挥官的个人风格。继业者虽然成长于希腊世界，但成年后大多生活在马其顿-希腊本土之外。各地的人文风俗影响着他们的观点，各地的自然环境也为他们的军事部署提出不同要求。

在希腊化诸国建立初期，继业者尚有共同的民族纽带，许多人上溯几辈甚至是亲戚。他们在文化倾向与训练风格等方面往往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他们各自圈定的地盘距离遥远，有着不同的地理和资源情况，再加上每个人的行事风格千差万别，反映到军事思想上自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亚历山大去世后，马其顿军队并非整齐平均地分到各个继业者手中。因而从一开始，继业

者军队组成就各不相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差异只会越来越大。公元前322年,佩尔狄卡斯麾下的塞琉古率军进攻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随后入侵埃及。这支军队与当年亚历山大远征亚洲的大军还算相似。但在21年后的伊普苏斯战役中,跟随塞琉古穿越半个已知世界的军队,与卡山德从欧洲派来支援利西马科斯的队伍相比,已经截然不同。要正确理解军事发展的原因,就必须直面这些变化。

以此为起点,后文将逐一描述这40年间的主要战役。从拉米亚(Lamian)战争到欧迈尼斯对决奈奥普托勒姆斯和克拉特鲁斯,再到安提柯与欧迈尼斯这对宿敌之间的一系列苦战,从其他零散但史料充足的战役到公元前301年伊普苏斯之战的高潮,我们都将一一叙述。随后,我们会按照战役类别,分别探讨围攻战与海战。古往今来,很少有继业者战争期间这样的情况——围攻战与海战打得热火朝天,却对整个战局没有决定性影响。也许这些战役正是我们应该着重关心的信息,我们可以从中思考继业者战争的本质。

在全书结尾,我们需要考虑继业者王国的周边部族:卡山德用在伊利里亚、阿卡纳尼亚(Acarmania)和伊庇鲁斯局部冲突的时间,比他与老对头安提柯直接对战的时间还要长。对所有试图统治佩拉的人而言,这座城市意味着危险。因为在它的北方,蛮族部落始终对南方王国虎视眈眈。利西马科斯的戎马生涯在伊普苏斯达到顶峰,但盖塔人(Getae)、斯基泰人(Scythia)、色雷斯人以及好战的黑海沿岸希腊人,就像最深沉的噩梦一般,始终困扰着他。安提柯曾对沙漠部落发起进攻,却以失败告终。托勒密时常因利比亚战车而烦恼,塞琉古总要与旁遮普的印度人或中亚的草原部落对决。

士兵与军队

第一章

所有关于继业者的讨论背后，似乎都有两只手在牵扯——一只手把我们拉回亚历山大时代，另一只手带我们前往罗马时代。的确，我们必须考虑事情的源起和影响。要想了解继业者战争的军队部署，我们必须首先了解那支由亚历山大带到亚洲的军队。因为亚历山大及其继业者麾下的军队，都大体沿用马其顿的组织形式。亚历山大的大军在途经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伊朗、巴克特里亚（Bactria）、索格狄亚那（Sogdia）以及印度之后，受到各地的影响，已经改变原先样貌。此后几十年，只有塞琉古军队在地域因素影响下发生更深层改变，其余阵营的变化大多流于形式。公元前301年，塞琉古率领大象、战车以及轻装部队从印度边境出发，浩浩荡荡地向西挺进，将伊普苏斯战役推向高潮。而在此之前，公元前323年到公元前312年的几次主要战役里出现的军队，与马其顿军队没什么不同。如果亚历山大或他的父亲腓力仍然在世，得以亲见那些军队，大概也会感到十分熟悉。亚历山大军队的运作模式和数年间的变化，是继业者的宝贵财富。因为他们统率军队的方式以及军队本身，都是在亚历山大军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公元前323年到公元前281年的40余年间，随着希腊化诸国分立，各国在军事上也发生各种变化。但这些变化并非源自军队内部将领或士兵的意见，而是由这些年来继业者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决定。

在亚历山大及其继业者的军队里，核心力量始终是方阵步兵。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常胜之师，但他们一直是各支军队的骨干。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了解方阵步兵，不仅因为他们在建立马其顿帝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

角色，还因为他们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 17 世纪。16 世纪初，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模仿罗马军团，组建佛罗伦萨民兵。此后，拿骚（Nassau）王朝的两兄弟威廉·路易斯（William Louis）和莫里斯（Maurice），根据图拉真（Trajan）时期作家埃里安（Aelian）在《战略》（Tactica）一书中记载的马其顿方阵，对荷兰军队进行深入改革。

当然，埃里安并不是写作军事文献的第一人。早期撰写相关作品的作家，甚至早于马其顿帝国兴起的时代。战术家埃涅阿斯（Aeneas Tacticus）与色诺芬（Xenophon）一样，在公元前 4 世纪上半叶进行创作。埃涅阿斯写过许多关于战争的文章，但很遗憾仅有一本留存下来，此书名为《如何在围困中存活》（How to Survive under Siege）。色诺芬的作品大部分流传下来，但他对军事的兴趣，主要在他关心的马匹方面。有关亚历山大及其继业者军队的资料，在相当晚的时期才开始出现。公元前 1 世纪，阿斯克列皮奥多图斯（Asclepiodotus）撰写过一篇有关希腊方阵的文章，不过该作品与其说是写给将军的战术指导，毋宁说是一篇哲学论文。与公元 2 世纪的埃里安一样，阿里安（Arrian）的作品通常被视作有关亚历山大的史料中最可靠的部分。阿里安有过从军经历，曾经担任总督。他也写过一本名为《战略》的书，其中只有讨论骑兵的部分留存下来。尽管如此，他的这部作品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亚历山大生活与治军的信息。阿里安与埃里安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基于波利比乌斯的史料写成。我们知道，公元前 2 世纪，波利比乌斯写过一部《战略》，阿里安曾特别提到这部如今已佚的作品。波利比乌斯本人虽然是希腊人，却认识同时代一些伟大的罗马军事家。

那些描述希腊方阵的著作似乎有些落后于时代，这是一种早已不复存在的战术，在作者生活的时代早被罗马军团取代。尽管如此，其内容仍然会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这就类似于，与汉尼拔（Hannibal）、西庇阿（Scipio）和恺撒（Julius Caesar）等伟人相比，亚历山大面对的敌人不是实力相当对手，而是分散的民族和部落，其任务难度看起来比其他人简单许多，但他在整个古代史中始终拥有特殊地位。无论后人如何评说亚历山大的功业，包括罗马皇帝在内的所有罗马人，还是会为其魅力而倾倒。

公元 66 年，尼禄为了征服帕提亚，组织了一支全新的军队，士兵全都来

自意大利境内。他把这支部队命名为“亚历山大大帝方阵”，但该方阵从未派上用场。卡拉卡拉（Caracalla）将这种对亚历山大的英雄崇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公元214年组建了一支方阵，其中士兵全都是马其顿人，军官也被要求使用亚历山大麾下将军的名字。十几年后，时任罗马皇帝的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以亚历山大的卫兵部队“银盾兵”（Silver Shields）为名，组建了一支新军。亚历山大留下的银盾兵在继业者混战时代产生过重大影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许多老兵更是先后为几代统治者效力。他们的声名长存于世，直到公元前2世纪初，安条克大帝的军队仍然称为银盾兵。罗马方面，尼禄和亚历山大·塞维鲁的部队都遵循传统的罗马军团战术，而卡拉卡拉的确可能让部队以马其顿方阵的形式进行战斗。大部分史料都表明，卡拉卡拉的这支“亚历山大大帝方阵”部队有16000人之多。

这种规模庞大的军队形式，完全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发明。腓力也是一位伟大军事家，由于人们总是不可避免地拿他与亚历山大比较，因而不容易显出他的伟大。腓力的事业刚刚开始之时，马其顿还处于希腊世界的边缘，年轻的腓力心中充满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渴望。15岁那年，他被流放到底比斯，与一个名叫帕马内斯（Pammanes）的人同住。此人是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①的好友。伊巴密浓达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Leuctra）战役和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Mantineia）战役中取得胜利，使底比斯人永久摆脱斯巴达霸权的威胁，那朵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就压在头顶的乌云终于被拨开。在底比斯期间，年轻的腓力逐渐形成更加成熟的军事思想。

伊巴密浓达方阵中的长矛兵来自底比斯以外的地方。早在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雅典的伊菲克拉特斯（Iphicrates）就曾率领色雷斯雇佣兵来到埃及，为当地雇主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腓力。科尔奈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②甚至曾断言，伊菲克拉特斯正是腓力的保护者：“阿敏塔（Amyntas）

^① 译注：公元前418年—公元前362年，底比斯将军、政治家，曾领导底比斯脱离斯巴达的控制，并且使底比斯跃升为一等强国。

^② 译注：约公元前100年—公元前25年，古罗马传记作家，作品几乎全部失佚。因此，今人对奈波斯作品的了解，全都来源于其他罗马作家的引用。

死后，佩尔狄卡斯和腓力的母亲欧律狄刻（Eurydice）带着两个孩子投奔伊菲克拉特斯，在其保护下安全无虞。”如果此言非虚，那么腓力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了解到伊菲克拉特斯的军事改革。^[1]正因为这两位战术改革家之间有如此亲密的关系，我们才得以理解腓力为何会做出那样激进的变革。伊菲克拉特斯给他的骑兵装备了比以往更小的盾牌和更长的枪矛，还给每人都配备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靴子。这种军靴结实耐久，适合骑兵长期使用。

自古以来，城邦公民就有应征为母邦作战的义务，根据不同的社会地位分别在军中充当长矛兵、步兵等兵种。马其顿素来以贵族骑兵闻名，而平民则会组成一支使用投枪的轻装部队。但是，国王改变了这一切。他征召城外农民，让他们围绕核心步兵卫队作战，而步兵卫队由国王亲自率领。社会环境推动着变革。在马其顿的南方，各希腊城邦没有腓力这样拥有绝对权力的人，因而希腊的军事改革经历若干代人，最终才将传统阵形转变为马其顿方阵。成为各国军队竞相效仿对象的马其顿方阵，早已依靠新型战术取得许多大捷。例如，在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和公元前331年的梅格洛城战役中，马其顿方阵就击败了旧式重装步兵。

在过去，只有皇家卫队叫做“伙友步兵”（pezhetairoi）。从腓力改革开始，这一名称开始用来代指整个全新的步兵部队。士兵们装配有小圆盾（pelte），这种盾由青铜制成，中间有木头作芯，表面覆盖着大约2英尺宽的皮革。整个盾没有边框，也没有传统重装步兵大圆盾（aspis）那样的凹面。小圆盾可以固定在士兵的肩带上，在护住士兵左侧身体的同时，还能解放其双手。如此，步兵就可以灵活地使用那18英尺的长矛，整个方阵的战斗力的因而得以加倍。步兵使用的长矛由两部分组成，重约15磅。矛的前端套着一个长约20英寸的矛尖，尾部也有类似装置，用以平衡矛身的重量。如果在战斗中武器被损毁，那么后边的装置仍然能使残矛发挥攻击作用。就这一点而言，方阵兵与市民步兵就有很大差别。市民步兵用绷带将他们的大圆盾固定在一只手上，另一只手挥舞8—9英尺长的矛。亚历山大远征初期，至少军队前几排的士兵就已经有头盔与铠甲护身。随着远征军不断挺进，一路成功的他们收获越来越多的资源，护甲日渐完备。就在不远的过去，应腓力征召而来的农民，还只有简单的头盔和盾牌。而一两代人之后，军中将士已经拥有非常精良的盔甲。

步兵一般会排列为 16 人的纵队，但在必要时也可以适当减少为 8 人或是增加到 32 人。这种阵形不像底比斯 48 人长队那样长，可以看作古典时代的两个典型的 8 人纵队。单个方阵兵身前大约有 3 英尺的空间，当阵形变为紧密防御的时候，这个长度会减少一半。最小的作战单位是由 256 人组成的战团（syntagma）^①，由 16 列（lochoi）16 人小队构成。^② 战团的领导称为战团长（syntagmarch）^③，每个纵队最前排是小队长（lochagos）^④，其副手（ouragos）则站在最后，职责是鼓励士兵奋勇向前。战团可以细分为两个单元，每个单元有 128 人，由一位“八列长”（taxiarch）领导，其手下是两位“四列长”（tetrarchia），再向下细分则是“二列长”（dilochia）。自古以来，军事史家就对亚历山大的步兵战阵（taxis）到底由多少人组成存有分歧。有人认为应当是 1500 人，也有人倾向于 2000 人，也就是说大约为 6 个战团或 8 个战团。至于之后的继业者，一般认为他们的战阵往往由 1000 名或 2000 名官兵组成。

以 2000 人的战阵为例，此等规模一般由 125 列 16 人纵队组成，也就是说正面展开有 125 码^⑤ 的宽度。这样一来，我们有了参考标准，就能推算出公元前 317 年的帕莱塔西奈战役中，欧迈尼斯那支大约有 17000 人的方阵（考虑到士兵之间的距离）部队的每一面大概有 1100 码。同样在帕莱塔西奈战役中，安提柯军队的每一面的长度大约等于 1800 码乃至更长。在公元前 312 年的加沙战役中，两军人马都稍少，德米特里乌斯的 11000 名步兵的正面大约有 800 码宽，托勒密的 18000 名步兵的正面宽度大概是 1200 码。另外，尽管没有文献可以证明，但根据我们的推测，兵马较少的指挥官可能会缩短自己方阵的纵深，或是拉大纵队之间的间隔，以免遭到敌军包围。

可以肯定的是，如同其他军队一样，马其顿方阵在历经长久战争之后，肯定会有所损耗。方阵兵和方阵本身的数量都会慢慢减少，只有新鲜兵力加入，

① 译注：在古希腊语中的原义为排布，在现代希腊语中指宪法。

② 译注：即构成 16×16 的方阵。

③ 译注：即“战团领导者”。在现代希腊语中指上校军衔。

④ 译注：其地位大致相当于罗马军团的百夫长。

⑤ 译注：1 码≈0.91 米。